周易衍義

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衍義卷四

元 胡震 撰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與泰正相反其要止在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爾

君子進則天下治而成泰小人進則天下亂而為否
曰否之匪人非无人也否之所施非其人則无人道
之正也道在君子是為人道之正否非人道故不為正
道之利大往小來則賢否易位此否泰之所以分也
夫斯道之正窮天地亘古今不可以泯沒者堯桀有
治亂正道不以堯桀而重輕舜跖有善惡正道不
以舜跖而增減故舉天下萬世未有能捨正道而
獨立者時乎上下之異心於是三綱淪九法斁正

道不行於天下時乎陰柔之勝正於是邪說行正義
廢而正道不行於天下故彖辭曰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不交
而天下无邦上意不下達則无以主張斯道下情不
上通則无以維持斯道朝有倖位而无以去斯道之
蠹野有遺賢而无以合斯道之助仁義之教不達於生
民禮樂之化不行于斯世雖有邦猶无邦也陰柔在
內陽剛在外小人來居於內君子往居於外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是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君子獨貞天下之不貞也嗚呼三代而下漢之衰也以上下言則元帝與蕭望之情不交通以賢否言則石顯得志而望之道消此正道不利於漢末也唐之衰也以上下言則唐帝與九齡之志不交孚以賢否言則林甫登相而九齡罷出此正道不利於唐季也觀乎此則彼小人者真可畏也楊氏曰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

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
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內陰外陽內柔外剛惟
陰名陰惟柔名柔氣類然也此卦其變為泰卦其象
天上地下不相交否之象其占不利君子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天氣上而不交於下地氣下而不交於上否塞之象天
地閉塞不交之時陽氣揫斂不蕩於陰萬物反本不

榮于末君子當此時宜收斂晦藏其德以避小人之難不得貪祿位以為榮也孟軻之道不利於齊王之時則辭萬鍾之祿子思之道不利於繆公之世則辭鼎肉之餽邦有道則仕固本夙心邦無道而穀亦聖賢所深耻也楊氏曰君子當此時避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避天下不可避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避避之未幾而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董

溪曰否卦君子道消之時聖人屢稱君子大人者以
天道不可一日無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子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與否皆取茅為象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
象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吉亨
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
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大抵然也否之初六以一
陰之柔合羣陰之進如拔茅連茹而以其彙比小人

之合其類然始進之初其過未形不遠而復入于貞正則未有不如君子之吉且亨者葢人生天地間同得无極之真以為性同得二五之精以為形方其初也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唯其氣質不同習尚各異陽明勝而循天理則為君子陰濁勝而狥人欲則為小人然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小人之可變為君子也否之初六三陰並進想其進也掩義隱賊好行凶德相招為禄仕歟毀

信廢忠崇飾諂諛相誘圖貨賄歟以若人而並進凶咎之集也然小人雖自絕天理而天理不絕小人一息而為惡則為小人一息而為善則為君子使其以並進為凶其惡未顯而亟反于正未害其為吉也小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謂小人變為君子則能志於愛君而不志於私也禹臯共鯀本同一天使共鯀之惡未形而反之於正則共鯀可為禹臯周名管蔡本同一天使管蔡之惡未形而反之於正則管蔡可

為周名奈何戴異皇天履后土棄其天而卒為小人之歸耶楊氏曰初六一陰方長而君子已知其三陰之類從已有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之心曰貞吉亨者以退為吉退吉於進以窮為亨窮亨於亨然豈君子之本心哉彼拔茅彙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畎畒不忘之義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以柔諂之資居大臣之位下則并包羣小而為

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國忠之助上則順承於一君以固其寵如林甫縱明皇逸樂之欲當是時羣小相慶可謂小人吉矣為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以獨處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身愈獨羣愈遠矣所謂小人之包承者以其好苟合好面從好逢迎好孤趨犬媚用能固君寵媚權要以保貴位以登要津衮衣繡裳以豐其身誇詡流俗以驕其衆此小人自以為吉也至於大人處否時則不然不同流不合汚不馳

心於榮貴不改節於貧賤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身雖否而道則亨也小象曰不亂羣也謂大人獨守中正於否塞之時不如小人之包承而雜亂於小人之羣類也蓋天下皆醉我獨醒天下皆濁我獨清其否之大人歟雖然大人之道亨不以否泰而增損小人包承之吉亦安保其終吉也附丁傅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傅敗附叔文者皆貴於唐帝之朝而宗元以叔文敗後之竊位苟祿

者盍亦戒兹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分其所包蓄謀慮邪濫無所不至可羞耻也小人窮斯濫矣天下之可羞耻者不在於外而在於内不在于身而在于心六三陰柔自處其中所蘊以偏黨而妨正直以側媚而害忠良巧言令色以為諛匿怨友人以為諂持禄固位名教所賤德薄位尊其形

渥凶六三之包羞如此豈不大可耻耶小象曰位不當也玩不當位之一言則見其有冐居人上之羞焉有妨害賢路之羞焉有柔邪不正之羞焉以若人而居下之上天下如之何而不否也雖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六三之包羞正謂不知其可羞而居之不疑也是知耻之為義不能遠害而反道敗德則耻為天下之至不善有能知耻而遷善改過則耻為天下之至善使六三而知耻幡然從善何包羞之有楊氏曰

六三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而後已否之二爻三爻聖人皆惡其包泰之九二聖人又喜其包蓋泰六二所包者正道而否二三所包者非正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吾道无久否之理上天有必泰之運九四之時否已過中泰運將來君子之得天命也一賢之進无過以彖天休則羣賢之進各得以行其道而離麗于休

祉矣蓋有天命而无咎則其共天職也无愧食天禄也无嫌共天位也无曠以此而承天命志同道合者升使朋類之有祉此理也亦勢也有天命而有咎則為廢天職為叨天禄為忝天位以此而褻天命羣枉並進使朋類之无祉此理也亦勢也商邦之否將反為泰伊尹則膺天祐一德之休傅說則膺帝賚良弼之運伊傅之有命而无過故敷求哲人旁招俊乂皆麗于商邦泰運之福周室之否將反為泰呂望則膺

非熊之卜申甫則降維嶽之神吕申之有命而无過故翼予之十夫庶常之吉士皆麗于周家泰運之福嗟夫孔子之不得衛卿命也孟子之不遇魯侯天也故其疇類如顔閔樂正萬章之徒不過私相講道而已不能得泰亨之祉也否之九四適際否去之時此明良嘉會千載一時天之畀吾道可謂幸矣達善无過朋來獲祉可行其志吉不待言也小象曰志行也謂其有休命而无過咎朋類離祉其遠大之志得行

於天下也雖然天命一也有以氣數言者有以義理言者所謂死生有命得之有命此氣數也所謂天命之性上帝降衷此義理也君子能全其賦予之命以安其窮達之命此又窮理盡性之事也孟子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猶有厚薄得失之分此固命也君子不謂命者非不謂命之理也正欲順吾天命之理以立其命也程氏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

之才而得高位者也所惡在居功取忌若能使動一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而進獲其福也楊氏曰此志即初六之時懷在君之志文公曰須是有天命方得无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有德有位能休息天下

之否也故為大人之吉然未離於否又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憂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當使安國之道如係于苞桑方可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乃叢生者其固尤甚夫天下之勢甚矣其不常也往來之相因盛衰之相仍不可一律齊否之九五其因否而致泰則撥亂反正息亡邦之難致垂拱之治故為大人之吉然又當因泰以防否故繫辭釋此爻曰危者安其位者

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亡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漢光武日謹一日以十年為遠審黃石存苞桑所以能身濟大業延祚四百也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陽剛之才佐九五陽剛之君得九四陽剛同列之佐撥亂反正傾否為泰可以喜矣然上九猶有

懼心以傾否為先以喜泰為後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九五有其亡其亡之戒上九有先否後喜之心此漢馮異謂陛下毋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得否之上九九五之義夫上九不曰否傾而曰傾否者上九之才剛健有為小人之害仁義者則屏黜之異類之塞政化者則蕩滌之宦竪之塞聰明者則掃除之有害必去有亂必除其傾也如㽞之傾其穢惡之積也轉愁怨為懽樂固其所也小象曰何

可長也謂亂極而治不可長也雖然九五休否而有
其亡之戒何其慮之深上九傾否而有後喜之辭何
其幸之至盖否去而憂者憂泰之難保也否去而喜
者喜泰之已至也舜皐未嘗无喜起之歌而叢脞之
慮固存文武未嘗无逸樂之道而憂勤之志常在聖
賢喜治之心憂亂之誠固有並行而不悖者處否之
道靜正者能之轉否之道剛健者能之楊氏曰易為
君子謀故下三爻言處否之道上三爻言轉否為泰

之道然轉否為泰實機括於上下卦之交故泰四陰
性下復泰將之否否四陽道上行否將之泰其異者交
與不交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聖賢大公之心也故曰于野是不暱于私情不隘于淺近至公大同之道无遠弗届其亨可知既與天下

大同何險難之不可濟故利涉大川然世之小人則
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
其所同為阿黨以其心之不正也此同人之道又利
在于君子之貞正夫同人而通乎常變皆當以正道
為宜所謂同人于野必其以六合為一家中國為一
人民吾同胞物吾同與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同人于
曠遠而无偏係之私處其常也然必得君子之正道
然後體常而无不亨苟正道不明則名分无别貴賤

无等輕重无别邪正无擇視巳親或若塗人視外夷或若族類安足以為同所謂利涉大川者必其涉歷風波同舟共濟一夫之溺猶巳溺之是同人于患難而有共濟之公盡其變也然必得君子之正道然後處變而无不利苟正道不明或同惡相濟或同黨相比或與小人同其謀或與非類合其志甚至援非其所當援應非其所當應安足以為同嗟夫墨氏之同仁似也而至于禍仁鄉愿之同流似也而終于亂德

于野之同而不得正道可乎五國之同盟于幽亦同也然能興伯業而不能扶周衰八國之同盟新城亦同也然知不正而不知定邦難涉川之同而不得正道可乎父慈子孝父子之同然孝或陷父慈或敗子何也不知君子之正道也君仁臣敬君臣之同然仁或流于姑息敬或墮于阿諛何也不知君子之正道也甚矣理之不可不明也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舉卦體以明卦名也六二以陰居陰

得其正位五剛健中正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君臣同
德此卦之所以為同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五陽同宗
乎一陰此卦之所以為同又曰同人曰同人于野亨
利涉大川乾行也必有天德之正然後能處常應變
以同人此舉卦以明卦辭也又曰文明以健中正而
應君子正也比以卦德卦體明卦辭也文明則能燭
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已故能盡大同之
道文明不健物或蔽之中正不應物或間之同者寡

矣又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申明君子貞之
旨以明同人之道蓋卦德之文明足以明君子之正
道卦德之剛健足以行君子之正道卦德之中正相
應又足以見君子正道之實此其所以通天下之志
而能同人也此卦其變為師卦其象天在上而火炎
上其性之同有同人之象其占則利正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曰同人君子觀象類

族辨物謂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大抵此言審異以致同之正道也蓋君臣上下之別善惡是非之理親疎小大之情先分出其族類使各當其道然後為大同苟銖兩不分分寸不同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何以亨且利文公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故隨他地頭去分別族類如張姓作一類李姓作一類辨物如牛是一類馬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此因

分殊而推理一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以剛正之德居同人之始不係累於一家之私而出門同人公之至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又何咎之有夫初九之同人于門者想曰父天母地均有此生肖貌賦性孰匪同氣尊為君為父母之宗子也畀為臣宗子之家相也為聖為賢吾兄弟同得乎父母者也尊高年所以老吾老慈孤弱所

以幼吾幼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即所以撫吾同胞之弱而无告者也推是心以往踈且遠者且同矣親且近者烏乎而不同愚不肖者且化而同矣賢且智者烏乎而不同无好惡无偏黨无私暱以累其心又何咎焉小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謂其有至公之心天下不復以咎咎之也雖然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聖賢之出門同人非漫無差等之分也推己之心以及人使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如大學絜矩之

道同人之公其以是道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在同人二五中正相應則為可吝者唯取陰柔係應之義又以私比非人君之道故曰同人于宗族則宗族之外在所不同斯為狹矣是可鄙吝也同人之道莫貴于宏博莫患于狹隘六二同人于宗其係應則同之非其係應則不與同其親故則同之非其親故則不與同好惡不公作好作

惡皆吝道也毁譽不公或毁或譽皆吝道也物我不通立已與物亦吝道也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使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男有分女有歸老有所終幼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為大同知此則知于宗之可吝矣若夫帝堯之明德而必親九族周家之忠厚必内睦九族周公之不施其親不棄故舊曾子之親戚不悦不敢外交此又聖賢由親及疎實未嘗

厚親而違疎遠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六二以中正之道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强不中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肆其剛暴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懐惡而内負不直故又畏懼時登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淮南欲奪漢帝君臣之

同然終于寢謀而不為者其理之屈也曹操欲奪獻
帝君臣之同然終于懷姦而不敢簒者以其理之屈
也世之老姦巨猾擁重權據重勢懷不軌之心而終
其身不敢遂其謀正以恐為大義之所誅而不敢發
耳此其所以三年不興也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謂
九五之剛健中正豈可敵也三歲不興安行也謂其
内負不直安能行也吁為九三者用心果如此雖使
久而不敢發亦天地鬼神之所不祐盍亦亟去人欲

復還天理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閑邪存誠以同乎人庶乎可以免此心之過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自下升上謂之升自上乘下謂之乘九四下乘九三是乘其垣墉之義垣墉所以限外者也九四以剛强居二五之間不中不正又无應與欲同六二而為三所間故居上而强其同使三不得以防限如乘墉以

攻之此固非義之所當為也然二非正應而不服三
非正應而不承順知義不克困能自反吉之道也昔
齊孝公棄命廢職鳴鐘伐鼓攻魯北鄙此以非義而
奪魯人之同一開展喜盟府之命則解甲言還以義
不克攻而反也晉趙盾奉少奪長膏車秣馬攻邾宇
下此以非義而奪邾人之同一屈於貜且長少之分
則卷旆亟歸此以義不克攻而吉也陶侃握重兵據
上流亦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憚溫嶠之忠内則創

入天之辠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
豈真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天則哉以困而
僅保其吉也小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
反則也乘墉以攻非力之不克攻以義之不直而不
克攻爾其所以吉者以其能斷以義困而反於則也
且乘墉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其弗攻之吉如
日月之復明人皆仰之此爻聖人開小人以改過之
門也自世道之微正學不傳人之有過誇者諱之愚

者蔽之辨者文之吝者執之狠者遂之怠者安之孰
有能如四之反則者乎世之諱過而吝於改過者盍
亦鑒兹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
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與六二相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
理勝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
後笑也然三四剛强寔為二五之大間非有大力量

大振作不能去間而相合故必用師以克之方能相遇夫合君臣之情必去君臣之間凡君臣之間權姦持國柄巨猾妨賢路諸侯强私室陪臣執國命外夷間諸夏僭叛間忠良皆大間也必用剛勇强毅之力以去之則痛哭流涕之情可轉而為喜起賡歌之盛

小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謂先所以號咷者以中心理直故不勝忿切而然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謂敵雖强用大師以勝之則有以相遇也昔成王與

金縢之泣周公作鴟鴞之詩未幾而君臣相得有嘉魚之歌有假樂之歌此固先號咷而後笑之驗然非興東山之征嚴管蔡之誅則成王周公之相遇未必如今日之所覯也雖然九三九四之謀不欲奪六二之上應止欲間九五之下應豈惟六二中正而不貳徵九五中直而不疑臣亦豈能自信於君哉故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程氏曰人君當與天下大同

而獨私六二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故爻不言君道只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邑外為郊郊外為牧牧外為野則郊在牧野之内也上九居外而无位於内則无應如同人于側近之郊而人莫之同雖曰所同者罕亦非有失道之悔故曰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謂其得志與民同之

不得志獨行其道初无所悔也雖然震无咎者存乎
悔无過而无悔固為盡善有過而不知悔亦非所以
遷善使上九以无位无應而无悔固不足為同人之
累倘其有為已狥私之心而不知悔有絶物遺世之
心而不知悔有潔身亂倫之心而不知悔是以一身
之私而棄天地萬物以為異豈知同人之道哉固執遂
非自以為是而不知自艾則有終身為私而已爾豈
理也哉楊氏曰君子之於人異處勿先同處勿後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盛大豐有也卦之才可以元亨六五以陰柔居尊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一陰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所以為大有在卦德則內剛健而外文明應乎天而時行其才其德皆足以致元亨之治大有之君雖以柔中為主然柔而不明則前有讒

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徤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徤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皆保有其衆得持盈守成之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其治道自然大亨此大有元亨非大有即元亨也有其德則亨也禹湯桀紂均之為大有在禹湯則亨在桀紂則不亨成康幽厲均之為大有在成康則亨在幽厲則未嘗亨此无它或亨或不亨皆君德之盛衰基之使桀紂而

有禹湯之德元亨之效猶禹湯也幽厲而有成康之德則元亨之效猶成康也唯其盛德之不至是以盛治之不著程氏曰元在乾為元始之義他卦則為大為善而已曰元之為大可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於成也興而後有衰衰非先於興也得而後有失失非先于得也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白雲曰六五

能有大者也有大者包衆陽而有之道孰大於此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此以卦體釋大有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此以卦德卦才釋元亨也此卦其變為比其象火在天上照臨萬有有大有之象其占則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為大有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奉順天休美之命此又

發盛德之用始乎致元亨終乎保元亨也所有既大則人民之不一氣質之不齊固不能无善惡也然天道流行賦予萬物有善而已安有所謂惡天命於人者本无惡遏絶衆惡所以順天天命於人者无非善揚明衆善所以順天惡者遏之善者揚之使天下皆知趨善而避惡無以梗大有之治此又保元亨之實事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于害也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非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初九處富有而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无由而生自无咎也九居大有之初其設心注意於克艱之一字也難矣初九之无交害者蓋其處卑潜藏未涉乎施用之害上无應與未涉乎係累之害未嘗應事未涉乎萬物叢脞之害未嘗接物未涉乎人物反覆之害其基業之隆鎡基之

厚初无咎也然初雖未涉乎害不兢畏以持之自恃富有懷奢侈慢易之心懷驕人傲物之志則高而必危滿而必溢安能全其有而保終之无咎也故知克艱之義則免驕盈之失終則无咎始之匪咎事之未接終之无咎心之克艱也小象曰无交害也申爻之辭而不復訓釋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有任重之力量斯有致遠之功用此大臣之事也九二以剛中之才上應大有之君其抱負之洪深器能之全具足以勝大有之任當大安危當大治亂踵聖賢之遐武躡豪傑之高蹤文武常變之用如大車蓋軫輪輻之齊厚由是而往行之一國則一國治行之天下則天下平行之蠻貊則蠻貊服何咎之有故辭聘事夏事商相成湯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初非二周

公小象曰積中不敗也水之積也不深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運大翼也無力大臣有大度量則所積者厚自致不敗矣童溪曰所謂宰相以己之才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以天下之才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有餘九二之才剛健而中又處羣剛之才之中宜集羣剛之才以會于中而成此荷載之功如大車積衆材而成其載物之功則无覆敗之虞嗚呼管仲之小器君子知其必無王佐

之勲盆成括之小才君子知其必無大道之事功甚矣器局之小則无赫赫之功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君子公其有則能亨通于君小人私其有則不能亨通于君九三居下體之上公侯之象其德剛正故其尊君親上忠誠貫通所謂亨于天子者蓋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吾不敢有其土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

吾不敢有其臣也蕃育黎庶所以安吾君之民作成
人材所以待吾君之用豐厚貨財所以待吾君之需
訓練兵卒所以揚吾君之威舉其所有无一不通乎
君曾无私已之心焉若小人而處大有之世必擅竊
權柄私通請謁蔽固賢材家爾忘國安能推其有以
通于天子是小人大有則為害而大有又為小人之
害也昔晉侯將勤王筮之遇此爻其象為天為澤當
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此天誘其衷也使晉侯曉公用

亨于天子之義使禮樂征伐人民命令皆出自天子是亦王佐之才奈何德量不足小器易盈敗楚城濮非出王命名王河陽有乖名教不然反東周為文武之周而公侯之功將不止於伯圖而已也小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是君子為大有之利而小人為大有之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彭盛多之貌晳明之至也處貴者易驕處富者易舒

此大臣所以難于寡過也不以貴而驕不以富而舒此臣道之所以盡善也九四居大有之時處近臣之位操用事之權近臣者勢不待震而自盛權不待招而自集權勢所歸禍敗易隨為九四者能以謙抑自處以盛大自戒不立黨與不市私恩不務私畜如伯禹之不自滿假如伯益之謙以受益如周公之不驕不吝則其德罔愆又何咎焉小象曰明辨晳也謂九四之所以不有其盛而无咎者皆其有明辨義理之

智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近臣之事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為大有極盛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用誠信以接下下亦盡其誠信以事上上下孚信相交也然以柔居尊當大有之時人心易安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有威嚴使之知畏善處有者也吉可必矣夫德足以一天下之慕心勢足

以起天下之畏心君道之善也九五之厥孚交如待
下之道真情惻怛開誠布公父母斯民疾痛呼而家
人號天地其恩雨露濡而江河容然人同此情固可
以至誠感而人異其情或不可以徒善制是必濡之
以膏澤而不廢其雷霆之肅噓之以陽和而不廢其
雪霜之慘柔以子民剛以御民吉之道也嗚呼周天
王能錫命諸侯矣而不知興六師以移不朝王之罪
漢元帝能優禮臣下矣而不知明官刑以制擅殺賢

傅之姦唐德宗能姑息藩鎮矣而不知强本朝以銷外重内輕之變權綱不振而信實專務是亦徒善而已安能處大有之盛而得吉乎交如親之也通誠信之道威如尊之也嚴君臣之分道通而分嚴自然銷患於无形小象信以發志也其信足以發上下之志是以謂之交如易而无備謂有孚必以威如為吉者恐其慢易而无禁防之謂也楊氏曰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徹彼之周防也漢光武曰吾治天下以柔

道行之至其脫略邊幅岸幘而笑起迎馬援帝王自有

真才明勇略闊達多大節之說光武其合乎大有六

五之君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以陽剛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于无

位之地澹然不攖於利欲之場處大有之極而不居

其有此伊尹告歸子房棄事之徒歟保其名節終其

福祿自天祐之吉孰大焉夫天理之合天眷之隆也

五之孚信交如而上履之能履信也五以柔順得中而上從之能思順也五有文明之賢德而上降已以下之能尚賢也履信以充天理之實思順以循天理之正尚賢揚善以順天休命所以存天理者如此則受天百禄降爾遐福吉无不利豈偶然哉故繫辭釋之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嗟夫大有之極至難處者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

地盈虚與時消息况大有之極乎君子處其極而不為乾上九之亢悔不為泰上九之亂命亦曰盡心知性以充其知天之明存心養性以盡其事天之誠則合天之道膺天之福而有終也豈惟臣道君道亦然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滿招損謙受益是謙有必亨之理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必君子成德之人方能固守謙而有終蓋謙美德也勉之于旦暮易能守之于

朞月難能為之于聲音笑貌易能發之于篤實輝光難能惟不矜惟不伐必如大禹而後能克終无伐善无施勞必如顏子而後能克終鄭伯下人原闕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樂也豫者安和說樂之義以卦體言九四以一陽在上羣陰以柔而應之剛得衆應上下順從此卦之所以為豫以卦德言上體為震之動下體為坤之順以

順而動此卦之所以為豫以卦象言震為雷坤為地雷出地上陽氣發動陰陽通暢形和氣和此卦象之所以為豫以序卦言有大而能謙必豫不居其盛大而自處于謙必有和說之義此卦序之所以為豫玩豫之一辭則見一心和順之積焉見羣心和順之應焉見至理之不咈焉見逆德之不萌焉大順之理周流萬事何事之不利建侯以褒表功德于以順人心之所同好行師以遏亂略于以順人心之所同惡所

謂以順而建侯者則伯父叔父聯輝瑤籍親同姓也伯舅叔舅襲爵庶邦厚勳賢也錫之土田畀之人民重職業也凡而侯國之協心何莫非和順之流暢所謂以順而行師者則恭行天罰肅將天威相上帝也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應民望也奉辭伐罪不殺无辜正名義也凡而師旅之成功何莫非和順之宣布自豫之義不明于天下故建侯行師之不得其宜者相循環也威王命晉大夫為諸侯而不知其有分晉之逆

安王命齊田和為諸侯而不知其有并齊之醜噫胡
不觀豫之所以利建侯者耶無駭之師師入極无王
命而陵弱也暈之師師伐鄭黨州吁而益亂也吁胡
不觀豫之所以利行師者耶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
以動豫此所以釋卦名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況建侯行師乎此舉重以明輕也天地以順動故日
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發揮卦德而極言之以賛其大

也豫兼衆美不可以一字訓故兼和說逸樂豫備為
名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為私湯東西南北之征而
天下不以為盡順故也上動而下順乃建侯行師之
利又曰順以動豫順理而動乃致豫之道豫順以動
已豫矣而順以動乃處豫之道楊氏曰順言理豫言
心觀人心則見天理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悦
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同然斯行天下
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其卦變為小

畜卦其象震為長子有君道坤為土為衆建侯行師
之象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雷出地奮豫此和聲之發也而樂之作也又以尊崇
德而養其和黄帝作咸池取皆潤也顓帝作六莖及
根莖也帝嚳作五英茂英華也堯作大章舜作韶樂
章著而韶繼也禹作大夏湯作大濩假大而救護也

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大勺立武而勺祖也歷代之樂所以崇德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此皆和豫之感格爾考之周禮春官司樂兼總歷代之樂以致鬼神示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則其禮之大略也殷薦上帝以配祖考之義可槩見矣楊氏曰順以動者天理出而奮者天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作樂崇德聖人何為哉天而已矣制禮於履作樂于豫

禮樂其治教之首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倚勢而肆其逸樂非所以善其身也豫之為義以和

豫言則為豫之正以逸豫言則為豫之失初六以陰

柔居下而與九四為應九四在上得勢為豫之主而

初以不中不正附之陰柔小人上倚强援志得氣盈

不勝其豫而至于自鳴驕肆如此致凶之道也初六

之鳴豫想其趨炎附勢自以為快而不以為愧事權

媢要自以為榮而不以為辱躡足於貴近之門不自知其足之高肆志于勢利之場不自知其志之揚説豫而至于自鳴内而失已无以正行外而附物反以取辱天禍其淫人惡其盈何往而不凶哉昔宗晉卿倚二張而以二張敗蕭至忠附太平而以太平誅則一時之鳴豫乃終身不豫之本也象曰志窮凶也謂其志意窮極必取凶也吁使初六知席寵惟舊怙侈滅義之戒則必不至此盍亦反求諸已而已

楊氏曰樂極者哀隨之福甚者禍隨之説豫而至於太甚則凶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有固守之節則有力行之善豫之六二當上下悦豫之際而有中正特立之操又无應與介然如石而不可渝所守如此其去豫之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疾趨中正何往不吉此六二用心剛而見善明也夫君子處豫之道有二曰確以守之物欲不能移曰果以

行之頃刻不能留世之人移于富貴之樂溺于聲色之娱玩於畋遊之好蔽於權要之路於是馳騖忘反不能疾趨于正吉者幾何人歟今豫六二之介于石必衆人皆醉而獨醒之節不可移衆人皆濁而獨清之操不可轉遷善改過不俟終日而疾趨于正吉也

象曰以中正也有中正之德則所守堅固故能不終日而貞吉也昔者宋昭無道高哀不義宋公而奔魯邦王莽秉政逄萌掛冠東門而客遼東范滂許朝政

申屠豫逆黨錮而隱梁碭三子者其亦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之徒歟介于石理素定也處豫如介石去豫如脫兎何俟終日吉孰大焉橫渠曰二以陰居獨无累於四不以悅豫而流也繫辭釋此爻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容說者失身之恥愧悟者改過之機盱上視也茍偷之貌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近比乎四盱而上視以為豫不為四所取疑有悔也使知盱豫之非而速改之猶可以改其過也茍安是而悔悟之遲則終於大悔而无及矣六三所以上交九四者必謂九四之權足以顯揚我也九四之勢足以進退我也仰望以悅豫之冀其寵眷懼其譴責患得患失之心生而足

恭之態不改趦趄囁嚅之態形而依阿之念不變安盱豫之非而久居之其終必有汙行之悔故聖人戒之以速去曰去之稽遲則有悔也省身不謹噬臍何及甚矣容說之不可有也象曰位不當也謂其不當中正之位是以盱豫悔遲有悔也潘氏曰陰居陽位進退不決盱視而說于豫遲疑而不知幾皆悔吝之道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豫之所以為豫由九四也九四居震動之初以一陽而為五陰之主是羣心由己而底豫以大臣而為九五之君所倚任是一人由己而底豫得主眷之隆得民望之歸其勢隆其望重志之所以大得也然豫柔弱之君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合聚乃大臣之道也夫得志之餘每戒于難處而至誠不疑乃所以處豫也四之于

此推誠以友直則正直之朋合推誠以友諒則信諒之朋合推誠以友多聞則多聞之朋合開心見誠明白洞達此大臣合朋之道也後世大臣不明此道幸而得志私心横生職之崇者則疑其軋已才之大者則疑其勝已氣之直者則疑其短已節之介者則疑其輕已卒之朋類乖違一時之大得者卒為終身之大失吁甚可畏也象曰志大行也謂其所以有得者志之大得行也豫之諸爻皆以豫為失九四一爻獨

以豫為得何也曰衆志協和至理胥悅樂之得其正

者也逸豫縱欲容悅趨媚樂之失其正者也主于逸

樂所以諸爻不得為善主于和順九四所以為喜雖

然豫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樂而得其正情而率其性

者也樂而失其正情而失其性者也豫之九四苟於志

大行之際而至誠能盡其性則盡人物賛化育皆此

心之功用爾何但朋盍簪而已兼以上无剛健之君

下无分民之臣是以由豫然功震主者身易危能无

疑乎惟豫之時有陽勝之德故可總衆志以安上蓋道足乎已時所當然則其志得行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逸豫之君權臣專制危而未亡也權綱振肅上下和穆此君道所以隆威柄下移公室不張此君道所以替六五以柔弱之質昏于逸豫之域不能自立受制于九四剛强之臣權已去而位猶未亡如人有真疾

恆久而不死也吾嘗歷觀世變而有感成周自幽王
而後王綱不振天子號令不行於諸侯政由方伯有
征討則不出于王命有盟會則不掌于司盟有繼世
則不稟于王朝襄定靈景徒建虛名于諸侯之上而
僅存天子之號是所謂貞疾而恆不死也西漢之世
初元永光石顯專權元帝欲倚望之而不能援望之
之死欲用張猛而不能援張猛之職予奪之權一制
於顯成帝嗣位王鳳專政知野王之賢而不能進嘉

王章之忠而不能生之致使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而生死之柄一授于鳳是元成之優柔居上徒擁虛器而僅存帝號此亦貞疾恆不死也東都之季恆帝踐祚梁兾秉攝萬機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專政幾二十年威行中外所謂七侯二大將軍五十七卿將尹校萃于一門天子拱手太阿倒置莫此為甚一旦權姦伏誅百姓稱慶則振起朝綱一運樞爾夫何梁兾甫誅五侯復熾權勢專歸中外傾動尺一拜用

不經御省上下媟黷自虧尊嚴其不亡者僅存位爾
是所謂貞疾恆不死者也天寶之際天子深居禁中
聲色自娛委政林甫林甫杜絶言路誅逐貴臣儲君
而下畏之側足養成大亂社稷僅克不隕乾符之主
不親政事專務遊戲田令孜專權无上南牙與北司
互相矛盾除官賜緋紫則不復關白禁制天子不得
有所主斷實雞之幸於斯時也岌岌乎天下殆哉海
内幸而不傾此亦貞疾恆不死也嗟夫大易之垂戒

如此其明且切後世之耽豫如彼其昏且惑道之難
盡如此夫象曰乘剛也又曰中未亡也以柔而乘九
四之剛制於臣也謂六五之中位而未亡居于危也
然則當此時為六五者宜如何曰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茍能奮然有渝修吾德性正吾朝綱收吾君權
進吾賢輔則可以强本朝之精神可以壯宗社之元
氣可以壽國家之命脉厥疾未有不可瘳者當豫之
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

得豫者見正于人六五是也故六爻唯二五不言豫
豫四五二爻四爻言九四之善五爻隱見九四之惡
何善惡之不同如是耶蓋易之一書聖人存善戒惡
兩不忘者乃所以正天理扶綱常也童溪曰入則無
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六五之得九
四所謂法家拂士也故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
夫惟不得以縱其所樂則恒不死宜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蔽逸樂之久者所以為過變逸樂之失者可以補過豫之上六陰柔昏暗不中不正昏冥于豫者也處豫之極冥豫已成然人之有過患不改爾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上六所謂冥豫者人欲蔽固天理不明恒舞于宮酣歌于室冥于說豫而為巫風殉于貨色恒于遊畋冥于說豫而為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冥于說豫而為亂風嗜慾以汨其靈臺怠荒以消其志氣冥豫之成是誠聖人所惡然冥豫之成雖

為大咎而冥豫之渝亦可以免咎誠能謹爾言制

爾情欲慎爾威儀謹爾動作知其非改而是知其不

正改而為正則本心之明如塵之去而鏡復明如泥

之去而水復清有渝无咎是亦聖人之所許也昔太

康逸豫而盤遊無度此冥豫也太甲怠豫而敗禮敗

度亦冥豫也然太康終於失邦太甲終克嗣緒以太

康失道亂已冥而不渝也太甲徙仁遷義冥而有渝

此有咎无咎之分也象曰何可長也謂其災危將及

不可長久是以貴於速渝也雖然聖人豈絶人以和豫之樂而强人于長戚戚之域哉亦曰警人以湛樂之從律之无從逸豫而就斯道之樂耳程氏曰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故无咎聖人發此義所以勸人遷

周易衍義卷四

[seal stamps]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連傑